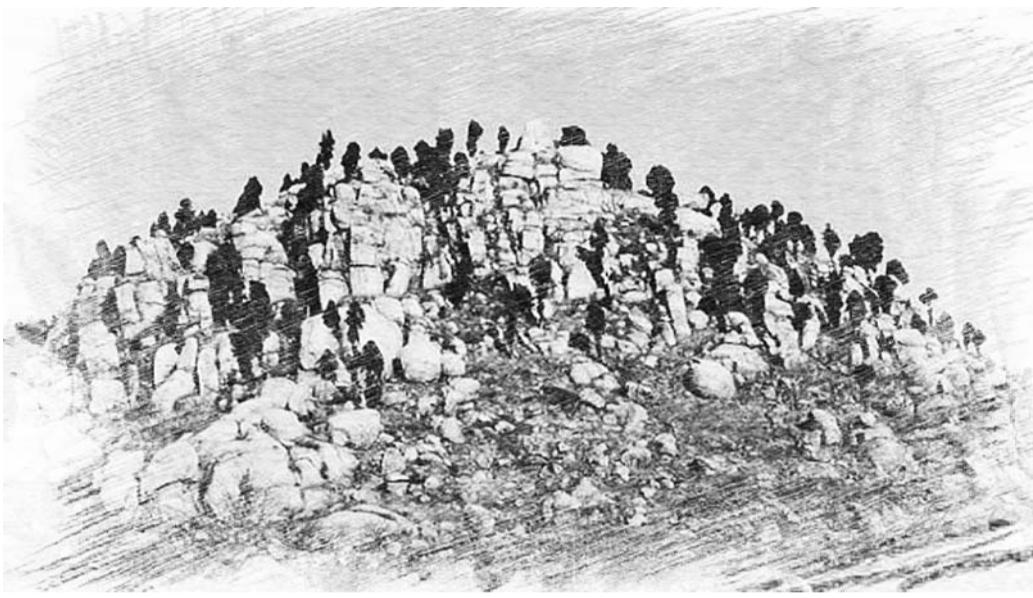


【行走齐鲁】

□林之云

## 再登梁父山



梁父山不高，只有300米，刚刚能够称得上是山，但它的名声却高出周边许多峰峦。这是一座可以穿越历史的文化之山，虽不巍峨，但却清晰。

从上古至秦代以来，历代帝王封禅泰山时必至梁父山，除秦始皇封泰山而禅梁父，汉武帝、光武帝也都来过。因此，梁父山又被称为“地神”。因山顶有巨石如坐佛，山上又有经文刻石，也叫映佛山。

在过去，它得到过众多的歌咏。

孔子曾经借它来比喻道路艰难，东汉的张衡则以《梁父吟》来影射仕途险恶。汉唐期间，乐府曾一度流行《梁父吟》，是脍炙人口的名曲。

汉朝时，梁父山下曾有梁父县。诸葛亮的父亲诸葛主曾任梁父尉，诸葛亮随父宦游，所以好为《梁父吟》。后人感怀他壮志未酬，就写诗歌颂他。比如，李商隐在《筹笔驿》中写道：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成都有武侯祠，在那里寓居过的杜甫对诸葛亮就更多一

份感情，他在《登楼》中是这样写的：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再后来，梁父吟（也叫梁甫吟）就成了一个固定的比喻，用来喻指用世立功，以和隐居山林相对。例如，如孟浩然的“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与白明府游江》，高适的“留君终日欢，或为梁父吟。时辈想鹏举，他人嗟陆沉”《别王彻》等。

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他曾有一篇小说，名字就叫《梁父吟》，写的是一个借古讽今的故事。

写到过“梁父吟”的人，不一定都登临过梁父山，但孔子、李白和诸葛亮到过这里，则是确凿无疑的事情。孔子不仅来登过梁父山，还专门写下了《邱陵歌》：

仁道在迩。求之若远。  
遂迷不复。自墮屯蹇。  
喟然回虑。题彼泰山。  
郁确其高。梁甫回连。  
枳棘充路。陟之无缘。

.....

李白除了有专门的《梁甫

吟》诗外，还在《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中写到过它：

去去泪满襟，举声梁甫吟。

青云当自致，何力求知音。

这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山，离济南只有100公里左右，然而，来过这里的人着实很少。

因为机缘巧合，两年来我竟去了那里两次。

第一次是前年秋天，正是栗子成熟的季节，由朋友领着，钻过果实累累的栗子林，去到山前时，正赶上雨下大。本想雨中登临别有一番情趣，但因有老者同行，路也确实滑，加上有人说山上有段路要手脚并用才能上去，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放弃了。

自那以后，对梁父山虽不能说是魂牵梦萦，却也总会不经意地想起。所以这次来，更像是来还愿的。

上次去时走的泰新高速，从化马湾出来，走一段省道，不远就到了。这次游完徂徕山，几个人余兴未尽，就寻路而来。

尽管泰安和新泰紧邻，但在泰安房村镇境内问路，很多人都摇头。一进新泰县界，情况马上不一样，问路边一个蹬三轮的汉子，一听说是找梁父山，顿时来了精神，详细指路之前，先不忘用赞赏的口气自夸一句：这回你算是问到明白人了。

看来，在这里，梁父山名气不小。

和上次不一样的是，山前水库边的路加宽了，还安装了栏杆。水库对面，一条新开的山道蜿蜒而下，路边牌子上赫然写着“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些年，在中国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景点，开发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

通向梁父山的路口也挂着块牌子，上写“迎福山”。这是当地人给它起的另一个名字，生活气息倒是挺浓重，但也透着些实惠的功利。

梁父山虽然不高，爬起来却并不轻松。山前高坡上，长着几棵散落的桃树，粉红的花开得正旺，装点着小山的寂寞。一株刚刚开花的地黄，从石头缝里努力钻出来，展示着它毛茸茸的喇叭形花朵，闪着朴质的紫黄色。栗子树刚刚发芽，泛着娇嫩的绿色，悄悄探视着外面的世界。

山上裸露着几块巨大的岩石，从它北边经过时，看到其中一块石头上刻着几行类似金文的字体，有篆意，也有岩画的意味。出人意料的是，在那些为数不多的字中，有人竟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看来还真是缘分不浅。

梁父山顶那处1400多年前的北齐摩崖石刻久负盛名，其内容为节选的《般若波罗蜜经》。据称，该石刻书法价值甚高，堪与泰山经石峪、邹城四山摩崖石刻齐名。在李清照丈夫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就收有它。

然而，我们到山顶以后，远远近近、前后左右寻找了半天，有的人都快跑到别的山头上了，也没发现它的影子。心想也许早已移往他处，几个人只好带着遗憾和疑问下了山。

当我们来到山脚下那家农家乐时，刚一开口询问，店主人的回答让我们懊悔不迭。原来，摩崖石刻就在山顶朝南的那块大石头上，而我们却一直主观地以为，它像泰山经石峪和邹城四山摩崖石刻一样，是平铺着刻在山体之上的。

临别前，在光化寺，我无意间抬头，透过一片灿烂的桃花，正好能看见梁父山的远景，它安静、沉稳，默默无语，在天空下独坐，周边群峰环绕。

不一定什么时候，我还会再来。

【问茶齐鲁之三】

□许志杰

## 茶当饭吃

中国茶大致分六类，绿、红、黑、青、白、黄。

绿茶的代表就是名气很大的西湖龙井。绿茶的基本特质是“清汤绿叶”，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有生产，包括山东省的大片地区，都是优质绿茶的生产基地。可以说，绿茶是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种植地区最多的茶种，自然，喝绿茶的人也最多。绿茶又分炒青和烘青，除了西湖龙井，炒青还有苏州洞庭碧螺春、安徽六安瓜片、河南信阳毛尖、贵州都匀毛尖。烘青则有黄山毛尖、太平猴魁、敬亭绿雪、峨眉毛峰。绿茶中现在还有为数不多的蒸青绿茶，最著名的是湖北省恩施玉露。

绿茶之后是红茶。顾名思义，红茶是因干茶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以红色为基调而得其名。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听来好笑。这几年不断有山东的一些茶企开始研制齐鲁红茶，而且喝起来口味不错，感觉胜过先前喝过的不少红茶。就有好事者问，嗯，我到过日照、崂山、泰

山的很多茶厂，没见过那里有红茶树啊。其中的意思便是，红茶应该是用红色的茶树叶子做出来的，因为，绿茶是用绿色的茶树叶炒出来的。这样的常识性错误不是一个人犯，应该是多人不具备关于茶的一些基本知识所致。再如，茶树为什么有灌木和乔木之分，很多人认为小茶树长大了就是茶树王，灌木就变成了乔木，有点像小姑娘长大了就变成了小媳妇的荒唐逻辑。岂不知灌木和乔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灌木长一万年也成不了乔木，乔木从地里拱出来就是乔木。看见那两根跑火车的钢轨了吗，永远也不能并到一起。

我们的老一辈甚至老几辈子的祖宗们都喜欢喝花茶。是什么茶？其实只是在茶叶堆里掺和进了几颗与之好不相干的枯萎的茉莉花瓣而已。那种刺鼻的茉莉花香，勾去了人们对茶的正常味觉，甚至包括视觉。不是吗，你回忆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场景，卖茶的老人走进茶叶店让店员打开茶叶

盒，老人先是俯下身子嗅闻几下，然后再抓一把茶叶放在手里看来看去。这样的举动当然显示的是老人家懂茶，知茶，会闻可观，哪知这只是老人家的习惯。茉莉花这种人工茶，并不在六类茶中，而且喝花茶的地区主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包括山东、北京，以及更远的东北地区。

喜欢喝花茶的山东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喝茶习惯的？大约是在唐朝中期之后。一本叫做《膳夫经手录》的书，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如此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间闾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一日无茶”。作者为唐人杨晔，他曾官至县令，却对吃喝颇有心得。《膳夫经手录》大概在唐大中十年成书，全书不到1500字，共6页，涉及26种食品，唯独对茶介绍详细，约占三分之一幅。不知道这位杨县令到过山东没有，也弄不清楚他笔下的山东是不是就是今天的齐鲁大地。为我所用，这些就不再提了。山东人的喝茶史起于唐朝

大中十年（公元843年）前后，距今1170年。今年恰逢整数，可以纪念一下。

感谢杨晔先生，他老人家顺带一笔把山东人的喝茶史定下了，否则还不知折腾多少年。尤其让我高兴万分的是，先生说“皆吃之”，“不得一日无茶”，那就是茶当饭吃，真的想不到我美丽山东在千年之前老百姓就是这等好日子。怪不得有人说，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强盛、最文明、最幸福的国家。环顾自己周围的人们，他们几乎“皆吃之”，茶也，虽非“不得一日无茶”，却也隔三差五“吃之”。如此横竖一比，原来我们的生活也是妙不可言。

红、绿之后还有黑、青、白、黄茶，篇幅有限，下文再解吧。

十艺节第一茶 山东名牌  
聖谷山®  
热线：0531-85972988  
日照圣谷山茶场有限公司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com

进藏之前，对西藏的印象，只是源自道听途说的敬畏感，高原寒冷、低压缺氧、地广人稀、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等等，一切皆神秘莫测。三年前，当肩负使命，远离家乡亲人，踏上西藏的土地时，翠绿的青稞，泛黄的草地，蜿蜒的河流，层叠的山峦，皑皑的雪山，辽阔的疆域，以及藏地人泛红的面颊、领首的身姿、粗重的喘息，无一不冲击着我的身心，无一不满足着我强烈的好奇。

【齐鲁人踪迹】

## 援藏感怀

□孙希章

但随之而来的高原反应，成为最大的挑战。为数不少的战友经历了两三个月的治疗调整，才重新归队。初期，我的高原反应不太严重，只是身体急剧消瘦。两次轻微的感冒才使我真正领略了高原的威力，不得不认真考虑过来人的切身体验并遵从他们的耐心指点。

身体的不适开始慢慢侵蚀着离乡进藏时的万丈豪情，加之援藏工作体制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各种困扰和难题纷至沓来。新的任务，新的岗位，在紧张忙碌的日常工作中，似乎已忘却了身在何处，就连当初的那一点点好奇心也趋向平淡。不惑之年虽已过，投入到新的环境，仍然有太多的东西要学要练，事务繁杂，开端艰难，好在有智友相伴、上司指点，终于有了轻舟掠过万重山的轻松。

最难忘，无数个日日夜夜，身体的疲乏不堪和心理的落寞孤寂，使得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挂牵倍增。感谢家人的默默付出和承担，甚至没有一丝埋怨。及时的沟通交流，淡化了亲人们的担忧。暂时的分开别离，却让亲情更加紧密相连。

最深刻，藏地同胞对幸福快乐的向往，与内地几无区别，只是由于环境和历史的不同，选择了不同的追寻路径。辽阔空间的熏染，艰难环境的磨练，造就了藏地人民博大宽广的胸怀和淳朴友善的谦卑。乐观、豁达、轻松、对酒欢歌，体现出藏地人民的生存智慧。他们坚忍不拔的努力和点点滴滴的感恩，时常让我领悟到国家援藏战略部署的深意。

最动情，三年援藏，真诚的关心来自四面八方。上级领导的嘱托，时刻铭记在心；家乡亲人的叮咛，总是甜蜜相伴；援藏战友的协助，处处不舍左右；藏地人民的关照，从来不曾远离。一千个日日夜夜，总被感恩的心温暖着，总被感动的情激励着。没有你们，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如何面对孤单？没有你们，我无法想象，我的热情和坚守来自何方？正是你们，感召了我，成就了我。

回首三年，西藏的发展与变迁，恰似换了天地人间，崭新的幸福画卷已然展现。因着自己的亲历和奉献，顿觉豪情满满。三年周期轮换，有了新的起点、新的期盼。相续的岁月，既不短暂也不缓慢，坚信一批批援藏战友，为了共同的目标，早已经心手相牵。